

白石老人的「蝉」

□ 路来森

白石老人喜欢画草虫，而“蝉”，是白石老人喜欢画的草虫之一。白石老人小时候，居住星塘老屋。屋前垂柳依依，想来，夏日里，也必定是鸣蝉满枝，故而，白石老人对于“蝉与柳”的关系，也就观察极细，体悟极深。

如此，他的那幅《柳叶双蝉图》也就格外生动、传神、怡人。画面上，柳枝两条，垂垂而下，柳叶暗青色，片片如刀，彰显着一份倔强的韧性；蝉两只，一只背朝上，似正翘臀嘶鸣；另一只则胸朝前，隐隐，被叶片半遮蔽着，暗红的肤色，仿佛昭示已近垂暮；两只蝉，俱是缀于柳叶之上，似在相互对视，又似在遥相呼应；柳枝，有微风吹拂之感，生动、灵性，情趣盎然。

这样的画面，很容易让人想到薛涛那首名曰《蝉》的诗歌：“露涤清音远，风吹数叶齐。声声似相接，各在一枝栖。”

露洗柳叶，清新而明亮，清风徐来，两只蝉各栖一枝，声声嘶鸣着，彼此呼应，相接，歌唱着这个美好的夏日。

晚年，白石老人画蝉，喜欢与枫叶或者红叶相搭配，如：《红叶鸣蝉图》《枫叶秋蝉》《枫叶蝉》《秋叶鸣蝉图》等。

秋蝉，又谓之“寒蝉”，柳永《雨霖铃》：“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，都门帐饮无绪……”中的寒蝉，即是“秋蝉”。凄切，意味着秋蝉叫声悲凉，有一种萧索、没落之感，但白石老人在画中，配之以殷红的“枫叶”，情境就大为不同了。此类画，白石老人画枝干、蝉，大多以墨笔画出，而枫叶，则是以胭脂洋红画出，色彩极其鲜艳、浓烈，渲染出一种热烈的气氛，于此，就将“秋蝉”原本的暮气，扫荡殆尽。对于白石老人本人来说，或许还寄寓了一种“老骥伏枥”，或者“夕阳无限好”的情志意味。

事实，或许也确然如此，白石老人有一幅《枫叶秋蝉图》，其题跋曰：霜叶丹红花不如八十七岁白石。其中，“老而弥红”的寓意，可谓夫子自道矣。

在此类画中，最出名的一幅，当属那幅《秋叶鸣蝉图》：枫枝三两，枫叶片片，疏疏，一只蝉伏于枫枝上，安静而祥和。树枝，是墨笔画成；枫叶，则是胭脂洋红画出，整幅画面，被片片红叶渲染出一派热烈、祥和的气氛，真是喜庆极了；画面，另有题跋曰：“祖光风霞儿女同宝”。新风霞，是白石老人的弟子，此画，正是新风霞与吴祖光新婚时，白石老人赠送的，其中，自是寄托了白石老人对这对新人的祝福，也是见老人对这对夫妇的喜爱。

白石老人画蝉，是工笔，但也有写意，所以，其寄寓就尤深。

如果单独看白石老人画的一些“卧蝉”，就会发现，那“蝉”，可真是安静，仿佛正在修行，是蝉，也是在“禅”——在白石老人的笔下，一只蝉，是有一定佛性的。

白石老人，画有一幅《贝叶草虫图》，画面：贝枝三两，贝叶片片，另有蜻蜓两只，螳螂一只，蝉一只。蜻蜓，展翅飞翔；螳螂，举“刀”欲扑；那只蝉，则仿佛正静卧深思。我们知道，贝叶是贝多树的树叶，古代印度人曾经用来写经，所以，后来也就用贝叶借指佛经。很显然，白石老人这幅画中，以“贝叶”为背景，自有寓意。

何况，画面还有白石老人的一首七言律诗的题跋：“漫游东粤行踪寂，古寺重经僧不知。心似闲猿参人事，细看贝叶立多时。红叶题诗图出嫁，学书柿叶仅留名。世情看透皆多事，不若禅画贝叶经。”

也许，在白石老人眼中，所有的草虫，都是有灵性的。



葵花子，东北称为毛嗑。文友从长春寄来《吉林省民间文学集成·乾安卷》，儿歌一辑中收入《小板凳》：

小板凳，四条腿，我给奶奶嗑瓜子，
奶奶说我嗑的香。我给奶奶煮面汤，
奶奶说我没搁油，我给奶奶嗑两头。

小时候唱这首歌谣，几十年过去，直到今天，一字不差还能唱下来。编儿歌的人热爱生活，有着东北人的幽默。

明代农学家王象晋《群芳谱》记载，向日葵叫作“丈菊”。人们发现白天，向日葵花盆跟随太阳转，由于这个原因，取名向日葵。

刘若愚，生于明代万历十二年（公元1584年），父亲官至辽阳协镇副总兵。他在万历二十九年入宫中。他记下了明太祖朱元璋“喜爱用鲜西瓜子加盐焙干而食”，也记下了后妃和内侍的日常生活，写出《酌中志》一书。明代药学家李时珍《西瓜》中云：“瓜子爆裂取仁，生食、炒熟俱佳。”说明瓜子是从瓜中取子，可生吃，炒熟更好。清代乾隆年间，潘荣陛《帝京岁时纪胜》，所记都是耳闻目睹，或亲身经历。除夕之晚，“卖瓜子解闷声”，与爆竹之声，“相为上下，良可听也。”瓜子不仅有葵花子，也有西瓜子、南瓜子。清代以前瓜子，应该是西瓜子或南瓜子。向日葵起源于美洲，大约十六至十七世纪，传入我国。葵花子出现，代替西瓜子和南瓜子，晚清成为休闲小吃。

孔尚任，山东曲阜人，孔子64代孙，清初著名历史剧作家、文学家。孔尚任《桃花扇》和洪昇《长生殿》，被称为“南洪北孔”。人们提起孔尚任，自然谈起《桃花扇》。2017年11月，北碚天气阴冷，连续半月雨不停下。我这个北方人，承受不了马拉松式阴雨天，湿疹又一次侵袭，吃起“湿毒清胶囊”，以药攻毒。有一天，友人从微信发来孔尚任《节序同风录》书影，我感觉惊讶，大剧作家曾写过这样的书。从网上邮购，在潮湿的南方读《节序同风录》。孔尚任对生活观察细致，对普通瓜子写道：“炒西瓜子装衣袖随路取嚼曰嗑瓜子”。一个嗑字，在生活中微小，戏剧家描写得如此有趣。

我国文人对瓜子感情深，泡茶馆吃瓜子成为情调。丰子恺说：“中国人具有三种博士的资格：拿筷子博士、吹煤头纸博士、吃瓜子博士。”丰子恺写了一篇《吃瓜子》，说得有情调。

苦茶庵主周作人说：“中国喝茶时多吃瓜子，我觉得很不适宜，喝茶时所吃的东西应当是清（轻）淡的‘茶食’。”周作人嗜茶，于茶道深有研究，著有多篇关于茶的文章。1950年11月，北京深秋，大雪不久来到了，四合院的平房生起炉子。周作人守着炉火，泡一杯清茶，他想应该有碟瓜子，提笔写道：“落花生在明季自南洋入中国，吃瓜子的风俗不知起于何时，大概相当的早吧，在小说中仿佛很少谈及，只在文昭的《紫幢轩诗集》中见到年夜诗云：‘漏深车马各还家，通夜沿街卖瓜子。’”老北京吃葵花子，大锅炒熟。“五香葵花子儿”是另一种吃法，盐水同花椒、大料、小茴香、砂仁同煮，入味放凉一夜，第二天半干入锅炒熟。

瓜子壳不行，必须牙嚼，随手拿起瓜子，放在齿间轻嗑。瓜子壳张开，瓜仁入口，咀嚼中漫出香味，刺激味蕾，呈兴奋状态。

1983年，我家从东北迁往滨州城。楼后不远处是电影院，我经常去看电影。门前一个地排车，上面堆放炒熟的瓜子，旁边一摞报纸叠好的三角袋。买一袋两毛钱，摊主左手举起，不用攥紧，三角纸袋放入，右手拿搪瓷缸子，盛满倒入袋中。

电影开演前，影院里除了人声喧嚷，就是嗑瓜子声。电影散场时，人们踩着瓜子皮，走出电影院。

2019年1月，我回东北老家住岳家。冬晚上气温降低，去附近炒货店买瓜子。推开门，满屋子瓜子香气，女老板看来客人热情相迎。她家瓜子炒得火候好，新从内蒙古进的瓜子，粒大饱满。老岳父当了一辈子中医，八十多岁了，不抽烟喝酒，只有一个爱好——嗑瓜子。沙发一坐，总要嗑一把瓜子。

东北有句俗语：“瓜子不饱暖人心。”吃一粒瓜子，就放不下手，控制不住吃的欲望，这东西馋人。

闲话瓜子

□ 高维生



秀逸有韵潜山竹

□ 程应峰

风从水面吹过，水面掀起波澜，散发蓬勃的生机；风从潜山吹过，潜山竹浪翻涌，激情澎湃，荡漾波澜壮阔的人间色彩。对于咸宁温泉潜山，无须多言其他的植被，单就竹子而言，庞大的潜山竹海就是一道永不褪色、永不凋谢的精神大餐。

在植类之中，竹，不刚不柔，非草非木。它有节中空，叶片长披针形，为多年生一次性开花禾本科植物。竹，是世界上生长最快的植物，慢时每昼夜高生长20至30厘米，快时每昼夜高生长达150至200厘米。它适应性强，分布范围广，易繁殖，易栽种，易加工利用，具有许多优良的物理化学性能，集生态、经济、社会三大效益于一身。

中国传统文化里，竹子是活力、弹性、长寿、幸福、精神的象征。竹子秀逸有神韵，纤细柔美，长青不败，象征青春永驻；竹子潇洒挺拔、清丽俊逸，喻翩翩君子风采；竹子空心，象征品格虚心能自持；竹子弯而不折，折而不断，象征柔中有刚的做人原则；竹子凌云有意，偃而犹起，竹梢拔高，竹节节露，喻高风亮节之人格。正如张九龄所言：“高节人相重，虚心世所知”。

古人吟竹咏竹，有众多美篇佳唱。郑燮看着屋后一根根长成的新竹，深为所动，叹：“新竹高于旧竹枝，全凭老干为扶持。”王维面竹抚琴，蓦然便有了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”的清幽之味。常建路过破山寺禅院，灵光一现，便得了“竹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”之句。情动于衷的刘禹锡，睹斑竹情难自禁，吟出了缠绵感伤的斑竹词：“斑竹枝，斑竹枝，泪痕点点寄相思。”而夜不成眠的苏轼，在寺院夜游之时，竟写下了“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、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”之妙句。诗仙李白就算访友不遇，依然是满眼诗情画意：“野竹分青霭，飞泉挂碧峰。”高骈处事不惊，从他的《对雪》之句“六出飞花入户时，坐看青竹变琼枝”就可领略一二。杨载一首《题墨竹》：“风味既淡泊，颜色不妩媚。孤生崖谷间，有此凌云气。”道出了淡泊、清高、正直的人格追求和人文情怀。

山峦叠翠、气势恢宏的潜山，与脚下九曲盘桓、烟波蒸腾的潜河同声呼应，相映成趣。置身潜山，面对竹海，面对生机勃勃、蓬勃生发的潜山秀竹，“风生水起”无疑是心底能生发出的最妥帖、最传神的词汇。

漫步竹林中，总有种种美好的尘世佳话在心头涌动。这样的时刻，“二十四孝”故事之“孟宗哭竹”，总是不期而至：少年孟宗，失去了父亲，同年事已高的母亲相依为命。一天，病中的母亲想要鲜笋煮羹吃，而这时已是隆冬，笋自然没有长出来。孟宗无法找到鲜笋，心里又想着母亲的病，就跑到竹林中，双手抱着毛竹，不由得泪眼蒙眬，而后就大声痛哭起来。他的孝心感动了天地，一会儿，地面裂开，冒出几枝尖尖的竹笋来。孟宗高兴地挖出竹笋，回家做了笋羹，喂给母亲吃。母亲吃了笋羹后，病情大有好转。孟宗除了感动天地的孝心，还拥有勤奋努力的良好秉性，后来，作为饱学有识之士，他成为朝中重臣，为老百姓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。

信步走去，入眼处，有丛秀美的青皮竹、粉单竹，有杆形别致的龟甲竹、大小佛肚竹，有绿叶婆娑的辣韭竹、方竹，有杆色奇特的黄杆乌哺鸡竹、金明竹、紫竹，还有叶色美丽的菲黄竹、菲白竹等。真可谓茂林修竹，让人目不暇接。

春天，破土而出的竹枝新绿闪眼，频频盎然生机；夏日，千株攒簇，万棵摇曳，送来丝丝凉爽；秋天，黄叶绕地，夹径萧萧，撩起几许情思；冬日，翠竹镶玉，飞鸟啄雪，带出多少祥和静谧。可以说，竹，是潜山的魂，它所带出的，是丝丝缕缕教人眷恋、教人感念、教人神清气爽的正气和清气。



范晔在《后汉书》中讲了两个相似的故事，读来十分有趣，也能给人以启发。

卓茂是南阳郡宛县人，为人宽仁恭爱。起初，他在丞相府任长史，丞相孔光很喜欢他，称赞他是一位仁厚平易的人。有一回，卓茂乘马车外出，马车正在街上走着，有一个人忽然拦住了马车，说卓茂的马是他家丢失的马。卓茂便问：“你的马是什么时候丢失的？”那人回答说：“一个多月以前丢失的。”其实，卓茂养这匹马已经养了好几年了，他心里知道那是认错了马，但他并没有与那人争执、分辨，而是默默地把马从车上解下来交给了那个人，并对那个人说：“我是在丞相府当差的，如果不是你家的马，麻烦你把它送到丞相府还给我。”说完，拉着车子就走了。过了几天，那个人找到了自己丢失的马，知道自己是冤枉了卓茂，心中十分惭愧，便来到丞相府找到卓茂，把马还给他，并且向卓茂叩头谢罪。卓茂连忙把他扶起来，安慰他，说：“认错马的事经常发生，不用不好意思，我还得谢谢你把马给我送回来呢。”

刘宽是东汉弘农华阴人，为人仁义大度。有一回，刘宽赶着牛车出门办事，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丢了牛的人，那个人把刘宽的车拦住，辨认了一番，说刘宽的这头牛就是他丢失的那头牛。刘宽也没有和他争辩，就让他把牛牵走了，自己拉着车回了家。没过多久，那个人找到了自己的牛，他感觉非常不好意思，就来到刘宽家归还了刘宽的牛，并且叩头谢罪说：“我真是惭愧，做了对不起您的事，现在任由您来处罚我。”刘宽忙把他扶起，说：“东西常常有相似的，做事情也允许有过失，幸而麻烦您把我的牛送了回来，你为什么还要向我谢罪呢？”这件事传扬开后，同郡的人都称赞刘宽大度。

自己的牛马被别人误认了，不但没有争辩，反而让对方把牛马牵走，这是很难做到的。因此，范晔在评价卓茂和刘宽时，高度赞扬道：“他们人情敦厚、功德圆满，他们为人厚厚宽和，这便接近于仁爱了；受到冒犯而不报复，这便接近于宽恕了。”

□ 唐宝民

宽容